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八十一

送序

送鄭啟範北上序

舒芬

鄭君將赴闕來別予坐移日歷牽其鄉先詰人忠孝廉
節剛健直方之德曰吾之師亦於是乎在且曰近日名
士大夫或党陸而伐朱使吾不知所是言若賊者予以
鄭君既季古而師道復近取師于鄉先詰人共識趣可

明文海 卷之九
尚矣而朱陸之辨學術之大者乃告之曰今之才智之士欲飾虛敬鼓後進則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之高厚參百王之顯章極禮樂之中和語與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蓋有不可偽為者矣故覺陸者非為道也竊其一節以欺人也昇朱者非為道也未見朱之大全也啟範曰信我言雖然自二家門人已不相能必有所同昇曰也其稟賦異其入道不能以不昇其識趣同其至道不能以不同朱不容訖矣觀陸與趙生論講明踐履之書是

豈偏于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哉然則二子班乎曰濂溪立德可繼乎聖其立言可列乎經陸子以為穆陳之後而詆無極為老莊之說則知德知言而失之義或者謂其高明過于晦翁豈其然哉啟範啟起曰然遂別明日廖君師賢郭君澂卿曰亦有所別鄭子我子曰識趣者學術偏正之本也學術者人材純駁之本也人材者治道隆污之本也予見其識趣之高與予論學術亦切時弊俾守一官于國家其无負我廖君曰仁者言其書以堅鄭子

送蔡希淵致任序 舒芬

道非豫樟也豫樟生亦必百年而後出地道之具喪豈
易哉是故其具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其喪也非一
朝必數千百年自伏羲至于孔子其間非無亂道者要
之皆道興之日也觀之十五國風則婦人女子之言至
今為經而左傳國語所記雖僕隸廝役莫不能說先王
禮義以自守此非道興之實哉自戰國至于宋其間亦
非无明道者要之皆道喪之實日也觀之十七史所載
上無礼下無學彞倫攸斁夷狄猶狘其間祿英君為名

臣者治心檢身律人或不通于三代胥史此非道喪之
實哉濂溪之聖足以繼義孔然不能具道何邪不在王
公之位也是故五百年而聖人出則道有繼也未必具
也道之具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非聖人迭居天子之
位不可也况有其期耶故自伏羲至于孔子則道將喪
也虽孔子不能興自孔子至于周子道方喪也周子又
烏能具哉今道之興尚未有期也吾同年蔡君希淵欲
以一教授興之則亦未之思耳虽然有契之位之時有
益稷皋陶之師之讓則人未始不為天道亦未始不可

具也今元一焉而果心信志是以其去几于不能潔也
蔡君去同年陳君揚劉寔夫廖師其賢郭敬卿同游林
貞孚感不能別而贈之言盖有意乎斯道也勞曰無寧
使道在世而不在我希淵曰然遂別

送僉事陳君序 羅玘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
亦歌之周宣采地北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陞濮之役皇帝
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漢江之間者古
之人亦何急于得楚哉以為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

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邑篚則羽毛菑革惟金三品出
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
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邪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于此
而其几應于彼發于一時而其憂及于千萬世者歟詩
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迹于王都號甸之既久望秩
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為谷也
天衡亦岳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于崧高我願其僻
在南陬况不順者馮焉皇路為之不通巡狩秩望之禮

曠焉其神氣安能与中国相為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
執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
者將引其殺瀆之尊而匹諸宥者也匹諸宥者固將以
申生與甫者望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
有天下者耳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望秩之
礼移為封禪禱祠之儀豈宥焉不免為時神羞而况于
衡乎故唐韓愈氏其僅意其有魁竒忠信之民生其間
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竒忠信而已哉
則其未生而有待于今日之盛也可覘已有之亦未必

不出于黨庠術序之間使其董李政者果洞古而炤今
欵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
部員外郎簡當茲任君前為庶吉士于予為同館且同
鄉也信其洞古炤今而予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
行也而獨以是告

送尹君歸歷城序 羅紀

歷城尹君以弘治八年夏四月至京師太師英國公迓
之入館之洞門舒然冰簟安榻白飯：僕青芻餼駒晨進
盥頰潘液宵蒸蘭薰秉燎炬如晝日一筵其享篚班如

自五督府帥都尉侯暨伯戚畹之豪爭速宴會樂公有
 重客也時公爵上公為天子帥臣叅机務總元戎屹然
 長城為邦家重而君又書以太守子太子太保太宰公
 之弟翰林侍講君之季父也豈以太宰之命歸侍講之
 女于公之嗣子銳苞合礼成求易水之涯而風之登黃
 金臺以望君庸延睇于漁陽上谷雲中嗟曩夏之大防
 于是乎在而後指高閣建築之勢俯而瞰之飛翥輓粟
 賈胡蠻高蹄踵交道布列萬肆珍貨盈溢僧駟絲如在
 烏騎者輦者舁者任者顛者介胄而馳者鉞而趨者聚

而語者絃而竽且歌者呵而軒者厥轂如雷塵飛蔽天
 而亦目眩心搖就館而休則優伶盈庭絲竹競作魚龍角
 觥之技更進互出于金盃玉壺之側至其少飲則又丹
 檻斜入瑤臺俯臨翠竹朱華裊砌胃池清颺送涼濃蔭生
 寂神清豁襟如在洞府或忘其素髮之盈簪而身之在客
 也嗟夫天下之人顧瞻京師如在天上有不願如往者
 乎然而轉輸者勞于力獄訟者勞于形朝覲者課者勞
 于心慈遷有無者勞于計畫是雖于可樂之地卒無可
 樂之時而欲遂其所願樂者蓋亦莫之能也惟君婚姻

明文海 卷三百九十一 六
之貴亞天子一等耳而又當豐亨豫大之時無一旅之
出以勞元戎故得以其餘間娛媮賓而侈夫上之祿賜
之盛而君亦世富貴是來也所謂勞心力形骸計畫者
幸無焉宜其老而不失其樂可謂兩際其盛也五月初
吉告歸于公曰吾講幄之下能無宣是美者乃屬予
子謹序

送劉君知豐城序 羅玘

弘治壬子之冬十有一月予至京之又明日進士劉君
出令豐城縣之任于朝者萃飲餞之局予為觴正酒半

合辭言曰吾縣瀕江以縣江合度古諸郡之水流至縣
西無高山巨礮以障之遂汪洋演迤而紆徐縣若受江
呀而衝之者每北風駕濤則嚙其涯遂甕空其底歲
善崩而暴漲時集又繞其^背而出之縣又若浮桴然民洵
洵无策以生今天幸惠令君以緩茲禍乎君笑而不言
盖君以三傳魁南宮奕世顯榮有不難於政理者意豈
不以縣之所當治者獨江乎哉雖然君楚人也楚有九
澤：國也予亦不能外江以申縣人之意夫此江舟之
浮者諸蕃之貢交廣之賦中州之商日且千艘而其乱

明文海 卷之百九十一 七
者漢者鈞者泳者泅者嬉遊者土之人蓋半有事于江
焉當其日晶風恬水波不興朝颿暮櫓鳴榔上下各飽
其欲而歸平途安車不是快也孰不幸而有此江也扒
其或萬竄齊吹電雷俱至稽天之浪激盪陵谷而蛟鱉
鼉鯢乘而伺之雖其素以水事自任者且方神禡股掉
無以措躬于其間而其葬魚腹者何可勝數奚翅嚙涯
之禍而已則不幸而有此江亦人之情也今君日臨此
江而其不幸者一觸目焉其戚君心宜何如於是試思
之縣人亦容有不幸者乎夫自有天地來則有此江而

人之幸不幸于其間日相尋于無窮矣天地之大亦無
如之何而况人將何尤耶而縣之人一有幸不幸則曰
令實我為之也今將何護乎然則君之明其得于江者
必多也而况治之而已乎然江亦將坻而草樹焉以堯
以牧潛而陂池焉以灌以溉以利渥縣之人自君始而
其東之勢合岷江以朝宗于海蓋与君同其大也衆
咸觴君命觴正書以贈君之行

送郭君知上海序 羅玘

進士廬龍郭君出知上海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

明文海 卷三百一
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廬
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瀉鹹鹹其水土同潮汐颶風
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比赤縣其
所隸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
其生而習見之者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
也予又將何言君邪自然君亦遽謂其信同邪君自是
而往三千之程舟是焉也至之日掀蓬而四瞻焉雖
兇者福也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者墟聚爨之也
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爆然闕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

駭鹿而噉謀也帆之翩而織乎中流者糶舟也布舸
也死謂其擅輶之播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紈綺
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其坐堂而許牒倥偬
者膚受之訴也無謂其真推理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
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二百六十里胥集焉
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廬龍其亦有是
乎君思廬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
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一顧以其同而治上海我予始
欲不言亦不得不言也請請君擇焉

送李君知華亭序 羅玘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揚土也春秋之時晉隣于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无几焉秦晉局其人而仕也亦舊矣矧吳擅其雄于海隅邈乎風馬牛之不及于晉也晉人且不仕于秦又焉從仕于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于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于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于今其勢

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為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涯也其真海邪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辨博之士為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履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俟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于其

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產穉偃趙
衰之後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于其國其列
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
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鄉而顧
不足齒于王朝也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
賢于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
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凡又凡其
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于數子
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真若可慕者而皆與

物湮沒于元聞而數子者尚如有有識其面然則人苟
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非今局人
之世而君又有志于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
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体大約宜爾及是
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故以聞其政君笑曰
涼之溫之與宜時之于是皆知君之果不局于政也相
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送錦衣張侯序

羅玘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為寇

偷益急每伺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殺搜然雖有首膏千夫而手龜足瘵飢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于瞬息間誠畏之也况南人素綿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携者固其物也亦何擇于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于手壯我翼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蓋河水不舟天下貢道出焉故令甲三途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不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御史竝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役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

年中途局張侯養直侯余友也少為武孛生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胡得今官廉毅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轟出郊乘虎韉弓韋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嚏不敢仰視就而子趨離而鵠立慙若斧^兀幾若尸人皆壯侯能戢士謂寇固在其掌中余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鹵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茲禦人之寇固安健且趨也亦豈敢望于鹵人哉出其沒騰蹠必輕騎遊韉無所止舍亦豈稱車窮廡區脫而恚眾

以為重乎以予觀之蓋出穿窬眩筮之後一籌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枝撐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无能為也尚勞天子爪士之出我况侯斬鹵之餘勇視此輩蚤虱不啻也死著手处矣哉士亦其未事別廷有詩余揣其意為之序

送黎文淵序 羅玘

建昌為郡縣屬四其治南城縣有城在于黎盱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公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

縣而乘城南北下未三十里已為指之臨川全谿二縣蓋

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枕為守禦所元季為平章檀訥之雄為偽都僭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園之高深芻牧廩廩之富鍾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旌轟轟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宣王都相仍于其處而然邪然覩其奇花异弄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事乎確于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菁蒙密瘴毒

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為遊遠薄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闢囊受餼醉飽而嬉矣蓋吾里閭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國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適然耳既而隔墻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貲而好文叅文淵扈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庄歡吾戕史

事于今八年文淵老矣請于其長得與子其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則枕食官餉曳裾王門榮矣然浴盥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擔而入者曰三縣山岷來矣此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鱉咸內物也寧復得爾為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仕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而非忘返者于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別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送蔡君之任序 羅玘

予既第進士，願視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以為師，日相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為眾所竒。一時父母耆老慶索之，父母耆老感索之，遠出遊者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索之，不則人不以為絕。卷不貴焉。及今為員外郎于南也，得刑部人有竒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詩之狀物，高至于日月列星之繫，而其入深也，達于淵泉，散于風之吹，嘘雲之浮，游雷霆之

剝擊，雨雪霜冰霰之降，墜昆蟲草木之生，無窮大之為海，為岳為山，為川微而入于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為日月之薄，食颶風為鬼，颶為祲，為雷之礎，芥星之墜也。為石為肉為狗為老人，或雨而為血，滄海之堙為桑田，為息壤，為雲，來峯其為祥也。在天為慶雲，為甘露，在地為醴泉，在物為芝為麟為鳳，而于人也，官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璽，杖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亂祭于廟以報習于季，以漸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壺矢博奕蹴鞠之具。

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于怪而為神仙服食吐納之術
放而為狐雲野水之現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魚之歌
農之磬鼓巫醫百工踏黃之流烏啞白濯之鑿礬粉如
也然必皆羅致之為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
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穀使可聽也
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為哉使其移是心以
臨天下之政乎何有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
之乎故忍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
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役善毋違于庭而逆即其

所有事使為法吏如發蒙然天下終是信之而重詩人
望以為政自吾同年始不亦可乎

送華君之任序羅玘

杭州府推官無錫華君前吾建昌府推官也吾免喪入
闕時錫人士皆來問君吾曰君方瘠如腊黯如土炭眉
髭垂欲斃念而飲食之乎室如縣罄囊委如地人遇之
蹴而不顧也念而調之乎吾皆為若謹致烏皆愕且笑
以吾誕謾亦滋甚或以為謗吾遂言吾邦亦有益國役
大闔突以暑來邦人漫不知也且集吏出詔見入甌

則已麾旂豎表升屋引薙百人雷呼若翼去若蹄躡瓦裂破竹塵去蔽天屋下婦走兒顛墮井溺竇疔痰在床喘息待盡雞狗亦群易無所適處也卜祝今日皇命垣于東脇東賄垣於西脇西人賄都料曰吾欲黜彼林吾欲陶彼壤何以奠吾治何以伐吾礎或曰潔吾館或曰具吾養殮或曰馬几騎或曰皂几人或撲吾里胥里胥匿或詈吾令簿令簿匿吾邦君亦喘々自惜一妾于君々請自持薙戒東西人毋入賄々有常誅薙定度林相壤館傳騎乘皆以制正無侈無不充具有棠棣于是

民不苦徒工役不偏勞庖人廩人不告匱乏闔始少戢其慾削其威矣而踰月不寢食斥所有以佐官費者君一人而已此吾以君之實告頌誕且謗我君治不止是也皆釋然聽君為錫增重以為當受上賞得殊擢也而君亦免內艰竟仍是官于杭州以去又皆屬君宗弟濟之來需吾言以慰噫賞罰陟黜吾賤不得而預知也或者吾邦僻而下君維力于治主者未必知即如吾者雖言君又誰聽我而抗茲為天下最上之人所注意耳目也况其為士也彙出而多聲鳴言必入信焉君無變吾建

昌者以臨之名譽通显之機錫入可安，烏無為君戚戚矣。

送虞部王君詩序 羅玘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于上歸，仲子叔子侍，予曰：子侍父，身有腋舟，有璇葯，有常堂，膳有常視，死陪死，虞永豐其可歸也。人曰：子過矣，君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淮又使蜀，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于家，而驅逐上道，今虽位郎署而私心鬱，寐若寤咽，若吐步若趨，思若忘，怔忡上下，醫至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

親解矣，噫！君豈真病夫？孔子曰：高哉！君之獨病也。余嘗聞東西閨之籍矣，某也咳，某也疽，某也頭之痺，某也目之眇，某也齒之疰，某也疾之衝，常十二三矣。然而騎于道，以納刺飲于室，以娛賓坐于署，以叱咤以鞭笞，嬉于郊于亭池館墅，以竟日纍也。此無病也。自以為病者，也若黃馘而俯行躬，乃磬折跛曳而越閩，病于踰垣，喘呻以趨班，實爾匍匐，此實病也。自以為未病者，也自以為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自以為未病者，自以為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自以為病乎？以是二者，日猶

環于胷中則于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思其親而病乎我
予故高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行而又孺貽戚
于其親諉曰以二子歸而學于學且冠且婚以為親歡
不欲以病為名歸也予于予是高君夫仕遠違其親而
思情也而未必病病也為之矣乎則已矣而未必輒以
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戚、者
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歸者其難乎哉而
能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孟高
君也眾皆翕然評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遂錄以為

序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八十二

送序

送馬布雲序 李夢陽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
驟為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
為事其何言之能為雖然竊有聞焉臣_君之義道不合
去言不听取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

明文海 卷三十一
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為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
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卿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于
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_上稱明斯非不得其官
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
去予于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為家進
退之義擯而不諱于是有老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
之士遂宴然在列蒙垢詈不顧甚有病臥牀褥猶日探
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_上則已苟或事_上而能以不
得不听不合去否也嗟乎予于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

雲不得其官去言不听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_上為賢
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有險俾為逆之則
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
犯布雲茲去譬若汴恬波而行與意窮極舍舟登陸其
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于
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老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
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送東谷序 康海

東谷子由崑山改蓋屋居蓋屋者三年乃以考績上京

明文海 卷一百九十一
師過予為別又十三日往前東谷子于思政之軒覩近
邈往慨然興懷焉于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詩成遂
序以書之于卷嗟夫士于夸居莫不以天下之道是也
而非也謂如契以要貨也然而天下之事恒出于精神
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或非也矣而或是者于是聖人
之道不能信于天下而姦詐之徒為其所不當為獲其
所不當獲者往也如是故小人亂君子邪說奪正辭遂
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
子而處士模議蒙疑于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閔

中郡縣之吏崇廉恥遵德義者一二人往也憎于多口
而貪饕僥倖之徒及冒荐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
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
士出宰兩劇縣不幸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
民安治興而奢弗逮登仕十年而貧蹇憂否不得推辭
于僕毀愈積而拯愈固行愈也而心愈紓由是則豈但
可以首先閔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
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閔數千里而所遭植若合
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奢憂患沓至手前畧無

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
難為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
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
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且與立則雖百周
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麓襍聞于民博
考其政親見其為人而有美不誇抱器固售其過安歸
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
谷如予與漢陂石崗東巖汪野太微者况東谷非求人
之知而為是者乎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

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歟

送豐原學先生序 王九思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為侍誨纂修孝廟寔錄有功
進秩右諭德而為諭德未久也延奉上帝命事親南京翰
林院其事蓋在正德己巳之六月云臨別而先生曰何
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為文選主
事以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延坐
鄉里為吏部有叔遂黜為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
里先生賜書存問稱執事曰執事格心之學忤逆寺者

誰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勿幸教我邪當是時又公未事
果也居壽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廼用諫臣訖蓋
曰壽州同知前在翰林得出為吏部而狼籍賄賂破壞
選法宜罷棄去應上天之變于是上報曰同知致仕矣
先生聞之廼又賜書存問而曰嗟玉石其焚廼至于此
執事不暱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邪執事固但
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何如也而又曰執事廼弗
幸教我矣予讀之竟于是感激發憤嘆息曰嗟乎世復
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者也果

知人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弗能容鬼神
而訶斥之者也又奚以其言如曰以其言已也則世豈
乏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昔者
在翰林蓋應制而風諫寓揆述而美刺備群居而規戒
形九思不佞固奉教于先生矣蓋若是者十年比其南
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反復而諷詠有味苑如啟清廟
奏金石美苑洋上乎蓋九思弗得而與焉茲者竊聞上
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銘萬類軼駕唐虞是未可知也是
豈可定人行且召先生矣而予退處巖谷老農老圃終

其身可以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故夫鷦鷯則大知之類也而螟螣鳩斥鴳者則小知之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及矣獨念世無知我然如先生者又遠別弗待笑向所欲為先生言者亦汗漫弗稱述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群而贅疣又曰變不終兮怨以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極而感與出昧陰塞困拂抑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為之摧此所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痛哭弗自知者有矣嗚呼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

哉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送王令序 王九思

予在翰林時每見述職之典其年春正月天子郊祀畢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是日諸司始奏事于是方岳郡縣諸吏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俯伏首至地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面跪讀彈文繼而六科給事中十二道監察御史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讀面跪讀大意言方岳郡縣吏若弗能事上宜真之法以示懲勸予所見凡三度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免圖後

效于是方岳郡縣諸吏不下萬餘人輒踴躍頓首謝口
呼萬歲響徹若春雷在空既退出翌日早具公服謝午
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弘治壬戌吏部言方岳郡
縣吏政有卓異不可但已宜稍上旌之以勸豪傑于是
推輦二人其一大名知府韓福其一宜陽知縣胡獻敬皇
帝覽奏甚喜命賜宴禮部未幾皆右遷蓋近代曠典予
所幸見者也自予麾出外郡竄伏林莽歷述既者又三
度矣未聞有所旌拔如壬戌時然山城僻野邸報不及
或有之而固聞知也亦固未之有也皆弗可知矣正德

庚辰春又當其期吾邑令王君朝暮戒行李北上邑中
諸大夫謀有以贈請予為之言君固多善政茲行賢書
在藩臬考覈在吏部意者天子勵精圖治復先朝之
典則夫嗣韓胡二人以興者其王君乎是未可知也
若夫奉天奏事乃恒格待諸吏予偶及之云爾

送幕吏陳君序

王廷相

撫養以惠生教化以植德緝暴革奸使民行于田里
其敷政有如此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所營志潔而操
貞使人仰之若天日之皎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

姓必戴之有司必嘉之其以賢而進也而陟諸宗階必
然矣刻峭以為公聚斂以為能民隱弗恤而蒼鷹乳虎
之是志其敷政有如此者媚上以求容讓下以自潤踪
跡秘于鬼域汙濁肆于貪饕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
百姓必怨之有司必惡之其以不肖而舍也而困于草
野必然矣有不能明察而覈寔者賢者反退焉不肖者
反進焉是顛越之政也下不為有司病上不為大政累
者死希矣儀封典史陳君天秩今年以述職罷歸令長
曰奪我良史吾政烏乎以贊百姓曰舍我幕君吾生烏

乎以意瞿也蹙也若不忍其有也而無所為之控訴者
而君方且處之豫然無鄙心無怨言無戚容返漁于江
返耕于澤若大獲其固有之樂忘得失于物我焉者君
不其賢乎哉且夫黜陟幽明大政也天下之廣且遠庶
職之賢與否固非一耳目之可以周而察也勢必寄于
有司矣使寄非其人則善徼倖者掩其醜巧逢迎者市
其奢執法者以為過刻守道者以為不通甚至未覩
其人誤以少壯為邁老未審其政誤以平易為孱弱如
君之賢而見羅者不可勝紀矣嗟乎一邑之史其得失

所擊尚歎也騎劫將而樂生亡則齊城七十為之盡復
林甫相而曲江退則開元之治以之不終是治亂之機
不在灾祥妖孽而賢否進退乃其大關鍵矣余于君之
罷歸也安得不三歎于黜陟之政也

送儀賓劉君還秦中序

楊循吉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吳極天
下之繁華今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產者必曰吳故游
觀之士苟以南而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
無以知山川之險固有如此者也苟以北而之南則吳

誠亦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賦之克豐又有如
此者人能西觀乎秦東觀于吳若是雖不他觀亦足
以盡其游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游是獨見其
東南之美耳于秦之勝莫睹也今儀賓劉君生秦中而
東游吳是既盡其勝于秦而又兼其美于吳者也豈不
偉哉雖然有可論者君其願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
關自限不通于諸侯雖以漢定鼎唐建社亦莫不憑其
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示人以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
僻在海濱而魚鹽谷帛亦不通為一國之利耳其後漢

驕叔恃而鍵據亦時裂為偏土而不能恒入于貢也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盡徹河之脩使秦為西外屏而吳之財賦並入于度支非太平極治其能然哉而余與君得以二地之人會是游焉則將何如其為幸也噫西有秦固東有吳鮑此誠今天下之所資也而人人知之然得以形勝而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寔出焉而人豈知之哉君之行也無以為道則談其幸際乎盛世者以相與樂焉君和易恭謹好學而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送楊起岩序

陸容

雲間楊起岩從游于內翰陸先生鼎儀踰年而歸婁東之士請言贈之予時數往來于鼎儀亦嘗聞起岩之為人及其踵予門拜焉則又見其衣冠之飾步起之謹語言應對之不苟信所謂方進而未已者哉故因諸君之請而進之昔魯之富人有奇病者輕緩之弗適也肥甘之弗嗜也細糲廣廈之弗樂與居也而垢汚之是衣穢敗之是食腐鼠之壤鮑奐之肆過之以終日焉然亦自醜其病之奇也徧謂于里之醫里之醫鑿石之毒熨之湯液醪醴以攻之弗已也聞千里之外有若秦越人者則

治任裹糧窮日之力而造焉至則鏗石毒熨之試湯液
醪醴之攻不加于里之醫也而飲食嗜好之復其常者
日駭心焉富人者乃趨鎗而歸以誇其里上之醫莫能
詰也踰年而病復作凡為醫者笑之何則始之病者蔽
於欲而失其好惡之正也醜之而求療焉者心之明也
衆醫之弗效者視之玩也居無何而愈者所向專而易
為力也踰年而復作者自足害之也起岩昔之所自病
者吾固不得而知之游于鄉之校盡友于鄉之善士者
有年其志未足也不遠數百里而游學于茲是不犹舍

里醫而慕越人之尊者乎茲其聞道而往充有有得是
不犹求療之復常而徜徉以歸者乎夫引槁藥石以已
病者醫師之功而樽節愛護不貳其病者存乎其人焉
耳醫弗與也君子之于學何以貳于是哉起岩慎是以
往無忘疾疾則亦將駭心乎心廣體胖之域而膚受之
病君子有弗病矣不然予恐先生長者之病吾子也又
又奚翅衆醫之竊笑而已哉

送提學孔文谷先生序 張治道

備率履之德者開道化之源值頽靡之運者獲俄頃之

助故人材之興係提學教化之助在運會此非其至難者
與我明百六十年天下科目凡五十有几運會之隆替
人材之消長監司提學之得失不止于近雖遠亦可說
自嘉靖以來輔臣秦以京官有文名者出主各省鄉試
凡校文取士一任專之自是校閱不通乎監司散名不
採于提學及入院而日以試錄為急編輯補轄之難日
不暇食其于多士文章之優劣高下漫不知者甚者一
委之內簾而御史藩臬諸君曾不得有所干與若尔無
才者得以倖進而豪俊知名之士多遺棄弗錄其試錄

又獨出已見不兼衆長体制破碎詞義乖僻而一時傳
誦模倣遂以成風幾不能變此非一運會之厄歟嘉靖
癸巳閏中提學缺朝命乃以我文谷孔先生來以次年
甲午時值開科深慮士習之佔恒科目取士之苟且敦
崇教化嚴置科條淑士必先根本為文必法秦漢刪繁
雜穢剗異歸同變近時嶮澁乖盪之習以復成化弘治
博雅渾厚之氣士彬彬然盛矣乃又一運會也元何朝
廷復罷京考仍以監司主試文谷聞而喜曰是科也必
得士而士之穎拔者必盡錄及期乃以所得士荐之巡

按御史范君子仁子仁曰有士若此何有於科目哉乃以傳諸藩臬諸君諸君曰有士若此何有于科目哉而西安守夏君又因其優績試之无不一當百者比試遵制得六十五人案首三十六優等二十八遺材一皆盡先生之透此固運會之難而先生提孝之得教化之隆轉移造旋之妙超絕前後矣夫豈尋常者所能及哉八月癸巳先生以例貢左遷歸門生齊人張文卿率諸齊人謂余曰余宗師孔先生將行矣余不忍別請先生言而余遂應之若此至于先生德行文章節義操履有非

凡近可以企及他日立廟堂以風動天下士樹勲表績為一代偉人又非諸士子所能識而余言者亦未矣嗚呼盡得一方之精以事君乃以衰庸之七貢貶削焉君子行道之難有如此哉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送提學劉松石先生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序

張治道

嘉靖丁亥松石劉老先生以陝面按察司提學副使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陝之士大夫不忍先生去陝之父老百姓嗷嗷焉如赤子之失慈母不知先生果何道而得民而民感先生若是深也且先生來閩中未周歲而其

職又不專民事士之感固也而百姓之感何也說者曰
先生當武宗朝嘗巡按閩中矣以故百姓至於今思之曰
閩中自有明以來巡按者非特先生也而民獨何思先
生曰閩中自有巡按以來而巡按之難未有若先生時
也先生以正德癸酉來閩中而太監廖堂時當鎮守堂
弟鵬以錦衣衛指揮事上左右鵬子愷又以巧猾奸党
立名于時下結錢寧以為心腹上扶朝廷以張雷煇陝
之官自撫按以下皆望風奔走莫敢誰何凡差陝西巡
按來者固不憚心焉苟且將就以延歲月故廖之惡日

張而百姓之困日急是年值陝西巡按缺朝論以先生
來鵬聞之懼迺托先生之厚以求見曰鵬得從此伺候
于先生之門以求教先生然其意寔欲來閩中依其兄
堂為勾取計時鵬值有南京之命鵬辭以親老不敢離
膝下朝廷准在京養母矣先生即屬言曰聞汝辭南京
之命而不赴為親也又何得往閩中死繼欲往獨不思
朝廷命耶鵬語塞即趨出遂不敢來閩中暗以書與堂
曰劉御史非他御史比至堂避之無何先生來即糾堂
不法察其奸枉縛其左右一切害民蠹國之政悉剪革

無餘九河南深鈎巧取之術一毫不敢施于閩中行之
數月官府清紀綱正百姓樂業堂弗能堪遂奏于上厚
賂鵬党以誣先生上遂差錦衣來繫亡之日天地改色
惡風振揚百姓攀轅死轍咸寧人郭鎮死至不得行先
是堂戒有司下吏不得私相送亡者罪又贓叅隨覘其
行止他人莫敢近既而百姓集者數萬人噪呼奮躍哭
殺震野若將引而至于亂烏堂惧歛其左右收其覘者
而不敢復令一人至車下逮至前上卒察其誣謫金
壇縣丞既陞湖州府知府既陞山西按察使提學副使

無何改陝西按察使提學今又將陞矣去嗚呼方先生之
未來也百姓思之若赤子之于慈母幸來矣今又復舍
去而百姓感之安有不重且深也是先生之心無一日
不在閩中而閩中百姓之心無一日不在先生也矧先
生之來視孝也廣域樸之化開玄牝之門拔异掄奇刪
繁雜穉而士之從教者若響之于教數月之間文風振
而道義興此又諸士子之所感而百姓之所未知者其
不忍先生之去之意安有不重且深也思先生他御史
又安可比也持此以往雖宰天下可也豈但閩中死豈

但閩中執治道等廼先生試取士也廼親見我先生之良畧叙其事以別先生若其人品行高誼峻富貴利達一無所動于中此又天下之所共聞余別有載記茲不贅

送華源潔遊南廳序

儲燿

今天下之士試于內廷惟進士與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蓋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荐而至者不過試于有司以狀上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有司庶府卿大夫之逸稱

任使而著功謨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于進士者猶造上有之至于今則寢不逮矣嗟夫且人才曼异于疇昔耶蓋亦有由然已何也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盛隨所得而用之乘其強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德勸之寔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群取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取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注之選將將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阻而地拍業荒而志

沮一旦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其不相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君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而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也故在漢則曰賢良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曰明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有目吾見前之充賢良文學之選者非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科之選者即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于异代哉是則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亦均是人也特有司錄用法與士之士待其身者不同故异時成就者遂差殊以

觀尔脫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者又胥籍是以出矣豈能避有司之求而悉他塗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而雅慎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于造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褒然占前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异之事竣復遊南廡揚人仕于朝及諸嘗往來者咸屬予言以贈囑與源潔同里聞且有連交游最久源潔母孺人居孀有節操今年垂八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母氏之心囑故

馨意所欲言者以告南廊之士異時有擢高科列膺仕
以才業聞于世使人不敢例以歲貢少之者其在子茲
乎其在於茲乎

送鄭先生知博白縣序 儲燿

始先生典教泰之日燿年十七八在諸生後獨獎與之
問語燿曰春秋一經自先生筆削後歷數大儒箋釋微
辭奧義多闡白然尚有可訖者予嘗脫去傳註直取聖
經讀而玩之其詞簡其事覈其義深其理直凡當時國
君卿大夫之功罪會盟征伐交聘之是非中國四夷之

賤貴亂臣賊子之隱微莫不昭然簡冊有不待三傳而
見者孝者有得于是則為子為臣臨大事決大疑殆不
難矣子質敏可更授之燿時方治毛詩上奔子業弗暇
然莫有待焉迨癸卯領鄉荐甲辰遂貢春官與賜進士
第欲杜授其說不可得矣嗟夫學莫大于師友之益古之
人有越境去國從之遊者幸而即之雖罹飢餓觸厄
難瀕死不忍去誠以所樂在是也燿幸先生臨教之且
欲授以所自得者挈而踣諸高明之域不可謂不遇矣
而庸惰玩愒卒不果從事是可慨嘆也已又明年燿授

明文海 卷二百九十二
南京考功先生亦滿九載竢選于吏部當道者重其才
超授知博白縣道過江東嚙謁之先生曰予卑官也藉
子稍有聞子奚贈我嚙曰先生明春秋經別去浮偽獨
得聖人之粹精其用力勤且久矣嚙雖不竟其業博白
之衆必有豪時雋偉者在其間又奚患乎无所傳也然
昔者惟見于文字訖論之間今則得百里而治之措諸
政是而行其所孝矣是固先生夙願也論者謂五經之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挾而治天下有餘裕矣矧一
邑茲敢以是為贈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八十三

送序

送高郡博序 王漸遠

天下之講論有三其上者曰問學其次曰詩詞其下曰
戲謔而已矣天下之進取有三其上者身心其次曰政
績其下位秩而已矣予嘗以此而求天下之大夫士談
尚滑稽與夫時事之可玩可樂者則叢首聯袂壺、不

倦其論及古今詩文者蓋十之有三為其進而及于
理義以共商確者蓋十之一耳又以此而求其心術
之微則叙年勞究資次或暗投以起捷或巧取而多中
而嘆老嗟卑之心形于面目者皆若人焉其有志于當
世之政務懋績勲庸者亦鮮矣而況于銳意聖賢之學
求以治其身心使无玷累無滲漏不徒于講說之虛文
而已如此者豈特十之一殆千百中之一者矣是故吾
蓋有喜于廣陵高子也方高子之來教于五陵也立師
道訓生徒考課勸懲皆有程式吾既已异之及聞甘泉

翁講學于天閣大巡洪公率諸生而師事之高子則伏
然首為倡集朝夕聽講不輟又能左右而翼行之使吾
廣之大人得聞乎聖賢之學者高子之力與焉是故吾蓋
有喜于高子也高子語予曰學而時習者不息而已噫
高子其知之乎夫心者不息之謂也學問者學此者也
進取者進此者也今夫天日行三百六十度而為一週
明日又一週歷萬古而如是焉不息也今夫水自源泉
而之溪澗自溪澗而之江河江河大矣而犹未至焉直
造于海未語天下之不息者天與水而已矣且夫天地

人曰三才人之名大矣无盡其道然後稱其名彼蚊蚋
蝮蠖攢綴于天地間汨出汨沒腐潰而漸滅者其可以
語人乎夫言而不及義與夫學之于窺取位秩以自沾
煦而無聞于世者是亦蚊蚋蝮蠖而已矣求事免此者其
為不息乎是故予之規于斯而重有所感也于高子之
行其能已于言作贈言

送方崇陵序 王漸逵

崇陵子昔在湖南棄官而歸作逋吏巢于山中欲與猿
浮鷁鳩相蟄蟠于天地間以自逃于世然而巢未成遂

有湖廣之命崇陵子悵、然而去之、廣又為六羊仙

人欲跨西樵覓羅浮訪稚川軒轅于飛雲之上然而羊

未騎遂有閩之命崇陵子又悵、然而去之、閩夫崇

陵子非不欲兼而有之也物无二并造物者之意也吾

聞之道有所拘時有所渝智有所不用行有所不俱夫

清虛寥寂之境賢哲之士非所得而有亦非所得而處

也惟夫草衣岩居茹霞咽風之侶天固憐而畀之不然

則其蹇拙者也夫世之士其賢足以長人其才足以用

世則天无欲顯其身厚其養殫其心志勞其体而作之

雖欲與草衣茹霞之輩爭一丘一壑駢然襟處于清虛
 寥寂之濬其勢盖有不能也夫棠陵子賢足以長人而
 不居才足以用世而不發此固天之所好而物者而棠
 陵乃一而有之宜造物者之所吝而靳也予病于拙得
 以相羊山水間昇時歷覽諸勝窮其變而歸焉當以大
 道盈虛之朕天地冲漠之理相與棠陵言之棠陵其無
 惑也已

送李三洲序王漸達

青蘿王子聞三洲李子之行出青蘿而送之過于珠江

有客止王子而問之曰子何之曰聞三洲子之行故出
 也曰三洲子何之曰之京師曰仕京師乎曰仕也曰吾
 之居此也見子之所送者屢矣其行者非子之戚則其
 朋舊也不然其晤而識者也吾聞之樓谷者无于我雲
 飛之傳草衣者不雜于圭組之類吾子進不能與諸賢
 履運趨會矯節懋庸退不能緬曠叢莽含擢清寔以自
 樂括為子之課其无歎乎王子曰甚哉子之志固而狹
 夫與物同造者賢達之机也辟顯絕類者曲士之見也
 子不觀夫著^著氏之族乎或羽儀于天衢或策名于簡書

或淹迹于旅賈或馳務于樵漁聯智併力攜枕獻劬
其處于家者非病寒則拙愚者也勞逸互放智庸并用
其為營家則均也今夫天下一大家也民物一衆屬也
才另一子姓也作處一營濟也故契禹巢許不以殊行
而起妬者一其衷也參苓朮附不以异劑而甘和者並
其理也故曰不有行者其何以輸不有居者其何以儲
吾之送者皆吾與也才而共者也克其家者也吾所欲
者彼皆先之不足者彼皆裕之吾之安于病而拙也夫
有二三子之在也吾何歎乎吾子之見殆非達方之士

矣客退王子造三洲子而語之三洲子曰博哉言乎子
其處矣王子曰子其行焉吾為子守之他日聞有葛巾
褰衣條然往來于羅浮白雲之間大書岩壑以張子之
肖者其无我也夫

送林巽峰集序 王漸達

王子曰自百家衆氏之起于周末訓詁之起于漢科第
之途之起于唐宋天下之學日益支裂淪泊而不可救
然幸而不與之俱亡者此心存焉爾世之功利嗜欲之
徒又從而斷喪漸滅之其高明之士起往復迷其途

轍人各以已見相臆度及不可得則又厭夫駢首昏汨而付之無可奈何于是老佛二氏狡黠者出窮吾所幸存不亡之心竄易而倒置之以愚弄斯世遂有清淨無為之論真空出^世之說鼓其術而虛之其高明之士求吾聖賢之途輒不可復得又不甘心駢首于波^利汨昏汨之場乃始悅其說為可差異方就而息肩焉噫亦可悲矣使吾聖賢之學明二氏者將怵心俯首之不暇而何敢恣其邪遁乎不幸聖賢之學不明而二氏乃復窈其渣滓反而鼓惑之高明者則曰吾姑就此而息肩焉吾

非愛其術也其救世者則曰吾姑為此說以濟昏汨之徒耳然猶未敢明言以佑之也今之時目為高明者方且呼號而倡名焉又為之言曰佛氏之教與吾儒無異又曰世儒之學已落二乘矣其無知之徒冒吾儒冠服而自誦于異端恣肆之歸復羣囂而衍翼之譬之厭渣滓者方甘于咀嚼而不知精髓之為羨也疲逆旅者方酣于鼾睡而不知室家之為安也其愚不思亦甚矣予自入都聞其說盛行乃深憂之及求志于同官而得樊峯林子為林子高明之士予幸承接慰曰相與論辨始

明文海 卷之百九十一 六
克合一今又別予以去而予之助復孤又恨林子之行
或厭玩于昏汨之世乃始托于彼而息肩焉則非予之
所望于林子也吾于林子有友道焉故于其行也以友
道規之

送倫白山之苗都司戍序 王漸達

夫陶冶之為技小技也其為用至急為利至溥然弗得
其上則弗成予里南海之澳其鄉二皆以陶冶名曰佛
山者是多冶業治者无候其土而求之豐其食飲極其
尊奉以事之一有弗得則不敢自專亦弗當无求獲

而後已故佛山之治遍天下曰石灣者是多陶業陶者
亦无候其土而求之其飲食尊奉之一如治故石灣之
陶徧二廣旁及海外之國然達其所自而謂人皆能
之噫使天下之人皆能善其技則世可無工矣使天下
之人皆能善其性則世可無師矣故治者五金之範也
師者五性之範也予同年白山倫子以官諭擢為南司
戍教于成均吾聞天地之氣萃于東南苗都為英哲之
藪然氣太盛則或溢而弥漫跌宕而弗度性乃弗然不
能不望于人以範之倫子裕德積學秉文而獻禮魁于

多方弼于講筵是人之範而斯世之所求者也夫陶冶
无善其工而後可以周夫用君子无善其道而後可以
成乎人吾是以知倫子之大有所立也倫子家魁鄰于
佛山石湾二工之業其所素聞者他日廣鋤填圃天下
之至中偶多善人以基王國咸誇號于南海之濱曰是
能善陶鑄人者其无吾倫子也已

送陳溧州序殷雲霄

雲霄幼侍先君子為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城
下縱觀奇阨險阻諸部出沒往來隙徑徘徊慨嘆欲問

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治
久矣北觀大漠平沙漫草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
胥繫荒烟之感當先帝休養中外諸敵不敢少有問塞
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曙歸卧無他事軍士
往：抱稚子牧雞豚或挾弓矢獵狐兔為溧南有孤山
携椒漿瀉石上敬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
遊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峰
西望連岩邃谷大麓多虎豹熊羆所伏游東則大海浩
渺與天無際隱：教島如浮鷗泛泊洪濤巨浸中茲其

有飡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則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今二十年餘累憂艱適疾疾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為吏求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既散散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尚有感焉昔嘗與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外山谷險蔽其山海諸關乃敵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匿識道則易以去來彼時嘗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曰此正所當憂者時常少漫不復省為何語乃今知之夫人情常急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近齊趙宋魯間無

籍葦嘯聚十餘人左持弓右伏教矢馳呼千室之邑開門坐公館魚牛豚宴樂教日令其徒分剽掠村落擄子女玉帛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也况北平自古強敵教入之地詎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修哉陳君慷慨多大節其為守當有出于簿領科例之外者耶與_相言之

送程君啟之任黃梅序熊過

往予少曹南王先生試渡瀘論予獻詞曰此在兵法齊桓盟江黃近是矣曹南先生大奇其旨課第一然乃挾

笑坐談耳及予涉江漢之波道黃梅出廣濟而北以達于宋墟視其山川之糾委而登破頭馮茂之山蓋見所謂黃者矣其人無不魁傑精於時平則或隱于異學其幸有事而萌芽其廻翔咆哮之心者亦其風氣也及予欲從問彭莖徐真逸之原起而思所以消弭之迹其遺傳皆老化漸盡而不能知蓋有道之長而相安于無事矣倚伏感通則亦何常之有哉然予觀春秋之文荆失黃則中國盛僭端少戢及其滅黃則猶夏終春秋不復可制也詩曰荆舒是懲、荆舒者寧不視黃為輕重哉

吾與程子君啓共傳經為同舍生予試論時君啓及見而商之予歷黃而詢彭徐之故則未嘗與君啓同也今君啓乃泐牒為黃梅令習聞猶夏姦究之故而又思其平治之久以察于倚伏感通之机其奚以為政治耶或曰民之多僻緣情而生今在亟反之頽治情以復性何如耳安論風氣也者破頭馮茂之山其人率稱忍忍而其教大以情種為害矣倘世之人而盡其情種則于化民成俗之本有獲居耶其果能懲荆舒猶夏姦究之習耶予方坐罪謫滇將遂渡瀘以去填瀘者莊蹻所建治

其與黃皆于楚事有連其不忘交相儆者亦予與程子之義也

吳漸磐遷賓州叙任瀚

余自嘉靖中謝病還山與海內知舊故人不相寒溫者垂四十載雖復當塗有氣力人時節相推輓然未敢盡謂心相知也萬中黔南有漸磐吳君者未君始分訓西充走百里乃至嘉陵江上至即訪予陶父釣臺共坐滄浪烟霧中班荆相晤語籍籍若平生雖君飽厭經術每言下輒有領悟會得孔顏學問宗旨其鍊曉世務有漢

庭老吏所不及與商確古今人物大都進處士而退姦雄不少假借故一時里中子弟氣餒薰天者皆漫不省顧予則垂綸江漢客有過之而不問者惟君歲時伏臘齋斗酒相勞苦時復搜竒獵險往來為豪吟大什相倡和凡教更寒暑不衰求之古人雖延陵季子之高義不能遇也于嗟吳君殆余所謂知心相者哉自今為縣博士置講座立諸生館下日勤佔畢至秋以明經選舉者數倍往時開府濠濱張公聞其賢下檄獎勸謂劍南教十州作士無倦勵行有方者獨吳君一人高皇帝昔在

建康嘗取一縣教諭張九韶召對闕下賜制曰韶德重
 行純學博而言信可史館著作昔晉官翰林編修于嗟
 吳君高義有古道經明行修善作士持正不阿使在穆
 陵開國時其受知主上供奉起居未知與九韶孰專今
 且量遷賓州川羣博賓州吳君之故國也移君所以教西
 充者往教賓川有異道哉若乃承明著作之官如文雉
 在庭徒羽毛徒侈而雌聲不協官商非吾所宜望吳君
 者故畧之

故人趙別駕辭永康序任瀚

往予供奉闕庭一時館閣貴游子弟多天雄瀛海文獻
 舊家有趙左峯者弱冠長鬚善談兵相見昭王臺下蓋
 燕趙間多聞慷慨士也後來予以抗疏還山二十年間
 與趙君如隔世矣今上嗣位五載予方遵蔡蒙探竒禹
 穴弔先秦蜀太守故墟沫水離堆神君囚怪龍處見雄
 城百雉閔塞紆回埤堞齒々跨崦嶮而出懸譙飛觀
 轟々上薄雲霄是為灌城問專符者誰則瀛海趙左
 峰也嗚呼為來哉按君起晉陽幕歷佐僕御徙閬州別
 駕督餉永康軍計前後在官凡六考至是當國者始疏

君年老奏工總得以二千石守往州不已太遲暮耶人
臣居今世方柄直弦不鑽刺窟穴乃至白首陸沉邊州
如吾左峰者真一時守道明義烈丈夫哉君既綜理邊
餉又兼領漕符一毛無所取永康軍故多戎壘繫雪山
三鎮通津自君增繕樓櫓臺謹閩梁斥堠羌人不敢
出沒塞上礪房鹵無復擁挾石下行旅運卒往來餉道
如走唐除維州西近雪山古所稱無憂城者今其在永
康矣予將汎扁舟南浮瀟湘洞庭君適來辭我東行出
褒斜走咸陽原土伯勞飛燕此生豈復有相見特驪駒

在門江聲嗚咽分手關塞風烟惘然為君作垂老別

五嶽陳公升福建按察使序

在瀚

往余待罪官坊嘗與沔陽童士疇共結詩社則聞竟陵
郭外有所謂蘇山公者蓋蔚然以詩名家其人樸忠亮
節有古道亟欲一見而不可得後二十年乃得見其子
玉叔嘉陵江上殆即鄂湘漢間奇崛士也玉叔自業為
童子科便欲以詩賦雄天下近如秦淮嵩少岷峨黃蓬諸
作累數百萬言各編次成帙雖寢苦枕塊亦復不廢為
詩其官輒所至遇海內知名能文辭者無不徧徵其言

以為叙引并刻梓行世古今藝文之家耽其事力作不厭如玉叔者其亦大勞苦哉又僻好山水屐齒所躡半天下至其提衡橫校分部方隅先後政績多在蜀今轉為按察使當去蜀入閩孔門回路之徒有遠行必先問其友何以處我玉叔每過訪嘗謂余節視聽耆養神氣毋使思慮營：以勞吾生其所謂處我甚厚是行也太守潮陽周君問何以贈陳使君者吾即玉叔言以告誠不願玉叔勞：以取詩為也天下藝文之學虧神氣伐性命者莫毒乎詩丈夫生世不患不能樹勳立名患不

聞道詩胡以為哉楚有三閭大夫者古之達道人也其言曰道可受不可傳無滑而魂乃將自然一氣孔神于中夜存虛以待之乎無為之先其道蓋出于空同文人黃帝堯舜氏之師也玉叔謂余節視聽耆養神氣無使思慮營：近之矣吾蓋即此以忠玉叔行以觀其後詩胡為哉是日飲餞江門使君起傳令座客有談詩者其罰之斗酒

節推泗山唐君考績序任翰

自郡縣既張府各置帥以當列侯統理其上然无佐之

節推分理群刑叅聽其中是為司法叅軍凡郡縣獄岸有所不直監司部使臣所不得就平者咸聽節推閱決讞報歲終上之司寇以佑嘉石肺石之政其為補孟國憲最重故朝廷近侍缺人惟節推例得補臺諫官自非老成有幹局請曉世務聰明懸照隱伏即與之司理叅軍不一日安也唐君為順慶節推既三年詳謹通練斥無冤獄諸有所平幡皆強力自任與當途爭可否其出案州帑幣儲胥登記錢穀增耗細入毛髮一切冒破侵漁乾沒等弊發摘殆盡吏無敢贖貨為奸明年當上計

闕廷受殿最考功氏制曰考績別官能也一時理銓事者知君名且將為臺諫賀得人公之道自此其大行爾乎予惟唐君為節推執法任事與當途可否其為殿最在冢宰考功後來為御史為諫議大夫抗疏承明與天子爭可否其為殿最在天下後世責愈重則其為殿最愈大若乃鹿、承望風旨附氣力人以取顯官即使蹠然坐政事堂平章軍國其于殿最無取也夫其于殿最無取也者又烏用考績為

送桃溪潘年兄還六安序 張岳

六安潘君宗魯與余輩同登進士除行人已卯夏同以
罪落職來為南京國子學政于時諸司同去官者若干
人來南都者若干人其在國學則黃君子忠劉君伯繡
李君民望潘君及余張某維喬也夫有罪人宜置之山
陬海澨荒僻險惡之境使之顛困懲苦欲去不可得然
後足以大懲其心若夫通都大邑紛華鉅麗乃達官貴
士所以優勞養望而非罪人所宜余輩蒙天子寬恩來
假食息于此又幸職局多暇得以深居過念圖求自新
以故日無不會、无指摘瑕疵互相剝削當其意則相

得處伸眉抵掌啞然大笑僮僕左右至相眙駭愕不辨
其為何事嗟夫某嘗觀古人之為有登山臨水徘徊瞻
眺或欲遠遊仙去以銷不窮之感者彼于外物達矣而
未足以語盡性樂天之君子吾教人者豈敢自謂何如
要其心求勿肆焉尔矣未幾潘君以太夫人年老疏病
乞歸君才識明達吾輩取法乃欲歛而養諸桃溪之濱
其如吾輩何然某聞之士或終日接膝心不相知而有
神交于千里之外者况有以也心天心也理天理也山
林藪澤與廣都大衢所見莫非天者默而成之盖有不

言語而乎不形辭而合者矣况余輩之竅款于君耶
君將行諸君皆有詩謂其宜以言贈某不佞惡能言
其不能釋然于別者如此以見吾教人之情焉爾

衢州篇為李太守邦良作 呂柟

南禮部精繕郎中李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
問衢州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詔去而遂又薄_弱多病
奈何汪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元其
心衢人未之知耳邦良此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
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于衢州邦良亦嘗

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
多淳泥古理淡色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
喙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
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游之處或岫崦祝駝酉陽
之險三嵎匡廬龍會儲潭之阻其出多神姦鬼怪非人
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
為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麋亦皆遁避
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為除水患以安人非有異謀也雖
魑魅魍魎亦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衢也愛其獅橋

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筐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
 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衛人所不知固有怨及楮
 藤之少而怨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由是
 也若使邦良之在衛也見姑蔑之南自爛柯以至于龍
 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其塘
 圳者鞭其背使不修其陂墪者筥其膚農隙方斂之日
 無或附息焉太末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
 龍游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谷種者桎其足不盆繅
 者^手措其^手蚕月方竟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衛之人

莫不曰鞭筥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畝于野
 矣桎梏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于机矣則我
 邦良之心如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
 其潤澤尚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柏
 龔遂皆可謂頡頏矣守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耶且邦良
 質直好善耽學不倦嘗仕北禮部于法有違亦持之而
 陳大義發言于我則固已有父老斯民之本矣此其志
 意風聲衛人已先知之前云者因邦良自遜之言而解
 之也

送劉任正序 呂柟

畿甸之縣如任正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正之鄉大夫率求于太宰選于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于西郊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成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廉守臣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

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俗頗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為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于任正而憂夫不明不法耶雖然今有明鏡于此可以別毫釐煇燿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壑于此足以止陸越杜侵犯非不法也使隱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祇為開蹊徑濟其交昵亦可狎矣是故君子惟恐不廉不惠不法惟患不公不惠不明

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
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
子真士邪隱出岩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為既定寂
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
粉娥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為
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耄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
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于秦市鞅謂其
尺毋訛其引雖改其鏗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千鈞為輕
或以尺布為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

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上鴈鳩生教子
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乱
其次以與之未幾教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
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媪生教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
寡髮次者粗眉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勿
問也媪乃謀諸妯娌氏剪髮與髦出鉛與画眉傾奩中脂
以粧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教女皆嫁焉於乎子
誠如東圃之鳩明矣不行子誠如西隣之媪法奚不立
乎訂頑之言如隣媪及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絕

不廉義則能絕不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八十四

送序

別周龍岡念菴

羅洪先

先宜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周君已而以目眚遂婚于我踰年而大故予視龍岡猶女元存也予年十四未屬文龍岡時、為語東泉師舉業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于蕡又時、為語學問正傳

明文海

卷二百九十三

七

及冀闔齊篤力處予于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父母憐
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憤也龍岡身
多病舉業未竟然其性行淳寔一無改于相語之時予
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于當時之語而年已垂老
卒無所成白沙有言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館
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涕當垂髫時何意遂志白頭即白
頭何意所期止此交游滿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
未嘗不自惻也龍岡長余六年今以太學生待次公
車且三就矣當語二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止于

此昔不能改性行于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
憶龍岡嘗自輟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
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志寔以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
返顧龍岡呻吟昏脊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
意專倚陽明兩日教調以言若不愴意更不得一肯綮
不上此軀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
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
所退托陽明何足為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教人
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為才乎吾見

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錢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及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曰是附濠而資以為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賣友也或曰擒濠者伍吉安而攘為功也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偽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為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之曰其及時自修賢聖之業

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惻、為也

尹道輿令太和序 羅洪先

道輿與余栖巖飲壑不相離者十餘年以親老受祿得蘓之崇明崇明在東海中數百里奔諸承稟諸部使必駕快舸乘風颿竟日始得巖岸海風颿忽無定東西趕蕩失尺寸檣傾舵敗往、不揀而其民以漁為業出沒驚濤巨浸之中性不畏死眾寡不敵即彼此更相屠磔盡入其肯以歸不為諱余同年進士有除其地者號哭連日走吏部以死自誓不敢往當道輿試令時已得浦

城為有力者所奪易以是地道輿色不惧欣然就道有
相弔者應之曰前吾而往後吾而來不知幾何人矣今
崇明者獨余吾哉余方大觀于天地間浮海適得素願
甚幸無慮在崇明二年風疴往來瀕于危者數四意卒
不動為之蠲徭省費寔畝禁暴崇明之民戴若父母不
敢為盜負明府恩德邑啣于海出其餘力將從避之會
以母憂去民泣追從有至家者行至浙而倭難作若有
天幸起復如京師諸貴人間崇明治狀各競為鄉邑輿
得之當道不能決乃補滇之太和諸貴人以為恨詠歌

以壯之太和去雲南且三十餘舍去中土萬里外言者
憐其親老莫不嗜道輿色不惧欣然就道歸而視其
親尚健雖違離無戚也余送之曰古之仕者不獨無
擇于地與民而且以艱大困疲為請者其意以為吾之
力足以勝之固未可以遜勞于人；之慮或未之及斯
亦必且有待于已使其地善而民淳人；可以卧治矣
奚必我哉太和視崇明遠近有間矣吾聞大理為滇名
郡其山川奇詭寔西南大觀太史公所欲騁望而不可
得者其風謠俗尚視中土幾無辨其土人多雅秀而博

碩其道路所經崇山深菁幽絕突兀之狀要皆可以解體劬而發性靈視驚濤巨浸汨沒之變未可同日語也子誠何惧且與子若栖壑飲相期者何若將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生机疾痛疴瘵通乎天下而我擴然無所繫累其遠近險夷萬：不伴者皆吾所當投足處也而又何辨乎吾知子以是養親之志而世以口體為也余且有炊臼之變既不能詠歌繼京師諸貴人後因序所見與所與語者俟政成併考之

送蔣助教序 歸有光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為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為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于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太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

亦取近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
教養之制不_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
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為古大學教人之法
其說以古之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為格致之論條理
甚晰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于太學而不知
其所以為教則所以為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
之士方謹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為說者以應有司之
求而以其所自為說者為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

無與焉豈不悖于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
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
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為專門
至于大會異同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
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
古數十年未郊正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
御太學者再矣而余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率于奕
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
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

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為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裔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于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送張司訓序 歸有光

昔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于世而上之所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常達于天子之庭朝而為善夕以聞于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于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惧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

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為天下之望躅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序交馳橫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苦籲告而板援憑藉巧文覆護時得忠勤之褒至于仁人志士不幸偃蹇于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雖蒙其惠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勿聞而獨以其意輕重于其間公論在于下而上弗知此有識之士所以淹鬱喪氣而長嘆也夾江張先生司邑

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屈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搢紳先生下至于市井童穉皆聞其賢乃者有同州之命莫不浴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遊宦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為憂之以為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于格例之外願復奔走于常調此所以不能不致恨于先生之去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于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其幾而教之至于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

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事先生于學宮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婿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千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較計于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自己者如此也

送童少瑜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少瑜從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攜舟委江余過之少瑜示

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為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少瑜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少瑜以詩求孟清俊可誦然少瑜依々于余有學問之意余尤驗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嘆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々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少瑜于書蓋力能誦之余以是孟竒少瑜夫典籍天

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古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爾少瑜溯古之書然且幾于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惧其愈窮也歲暮將

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成式序 歸有光

予與狄君承式同舉于鄉試于禮部皆不第予以為所以未應舉者期于得而已不得即浩然以歸雖窮阨不恤也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予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雁蕩之間彼為東道主人然又教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與其徒讀書講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

敦樸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而已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李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甫許孟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孟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寔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孟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典禮樂定制建學養賢士科舉之法一出于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

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以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天地山川之氣時有蓄而不發者夫果寔繁者不能寔碩大假令縣貢數十輩未可以為得人以旣粵區之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才也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宇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猷猷于學官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國珍起海上即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未可以一鄉一國

之士槩之也承式入公之鄉覽其山川而與其子弟遊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未有不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程龍峯罷歸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

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于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克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為疾也黜涉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借此以為斷也況于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于心術效于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嘗至于失寔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于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

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于飯患其噎于裁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于坐則有几于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嬴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于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予固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歟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

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俞志輔序王慎中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草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得死哉狗馬寔于外廐玉帛羨乎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于下陳耳目之好既已給矣口體之養既已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

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于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于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劍馳梨適于持槌之嬉關弓舍矢狎于投磔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為千戶于金門為守備都指揮于汀漳河至于士卒同甘苦饜無精稻厨無皮肉

而營伍之井匿庾灶必善其拊循勞勉人必不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于中而周于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為嘗歎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略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伍卒爭技而校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寇征南吹號令明而嚴威致則市台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梁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為必始于盡己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為于已

不盡故不為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為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勲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于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為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為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

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僨軍亡將之釁屢見于邊上方
聞鼓聲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
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
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
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于君之
為僉書都指揮于廣衆也序以為贈

送陳百戶序 王慎中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毅使其體習于銜轡扶矟
之具而心悅乎罄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于衢巷

里門曲躡而踟躕不出一室日窮于前堵而足極乎四
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倜然而不樂故見乎岡峻
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圍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
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鬪樂戰按劍而語
喜難而幸危聽鼓聲而思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
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秦于甕盎盆牢之間據
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于沐箒之上宜其有所不
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
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鬪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

日以事至都下自言于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為督畫官
軍門所轄五營巖峒牙踞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
獸知所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其君之好勇而得
隸于此：亦騎者之平原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圍也有
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于鼓鼙之譟氣盈于介
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為此乞固死是求
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
丞張靜峰公寔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
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慙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

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容
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于四遐君誠矜鬪樂戰而寇
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
之志矣張公于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發教誡違期
約妄有所事常績其贖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為功用
能軍無隙取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
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于此世乃有不樂哉夫所
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死而不得
則為之不樂毋乃過于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

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于壯而有所不樂也

送沈青門序王慎中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糾之害此天民之逸樂者矣其視富貴之人宜如檻狎牢豕閱然于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教俗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炭瑣屑而污穢也然予覩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顯者為戒呈卷投軸左眄右矚幾幸一遇如秦閔燕壁游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于此而暮棄乎彼皇、然者

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荐去節鎮得以避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失意于場屋而多佻倖于荐辟斯人也之與顯者遊因其詞藝矜羨相為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為不淺矣彼顯者皆亦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受屈已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于孟浩然賀監之于李白柳子厚之于符載杜牧之于張仲吉殆不可勝舉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為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

有能為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資都盛位蓋有不能為詩者以顯者所少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游也無荐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于此而倡和往返之間果相矜于藝而非有皇皇之真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于今之時而士大夫往々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于唐之顯者豈不遇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自壯而強行遊四方多與富貴之人遊其能屈已以成青門之名

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于諸顯者以其來游閩中之迹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泉袍布衾徒一僮薰面而微跛踣々然憊也唐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廢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肯如執券責負傲然无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顧辱青門柱與之游予之不能有益于青門可知也獨不難屈已以為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鈿銖為青門計當且以圖庶幾有

遇也青門謂予曰斯行適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于餘人也斯言其為謾耶其非謾也則青門之踞、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隻之璧百鎰之金盼若毫毛惟以一言知之為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為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隻璧百鎰于人宜不少矣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隱矣青門雖自不為謾世其不有以為謾者乎是可笑也

送林龍湖序 王慎中

事不得乎其職寔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

所愧而不作于心非其慳然悍然安行而強拒也未嘗以其職者恊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寔常匿于其職寔亦常適于其名試以為足以據其職而無不效之恐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又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為尤盛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為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冒為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為彼無所不足于是師也方且苟然就之以

為彼猶有所不屑于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徇其名而責之使修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充其寔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內歎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寔之不著而名與寔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于是今之學官始為士之困于進而倦于學者偃休之遽廬其置其廢殆無損于得失之教而不為世之冗員長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于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于得友其人

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為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深有異于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于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于其事之修犹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于是官充其寔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焉今去而為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寔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成而世道之隆其无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

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急而作其今日之
 勇先生之講犹存則于明道成德不為無助不无在先
 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為諸生述其意
 以贈先生併以為諸生告云

送永春尹謝夢鄰序 王慎中

仕于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
 其文先... 子為危敷震耀以驚長伐異而見謂

出下者有楚時李之序之名之福

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
 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
 意之不副亦所以賈禍仕之患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
 理得譽蓋亦难矣謝君夢鄰為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
 也而以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内自修勅絕
 不為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阻險偏據羣山
 之中虎豹之虞瘴癘之毒非有珍物奇產有他侈羨以
 搖撼人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劾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
 行尊其身以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劾于斯時乎君

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急而作其今日之
勇先生之講犹存則于明道成德不為無助不尤在先
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為諸生述其意
以贈先生併以為諸生告云

送永春尹謝夢鄰序 王慎中

仕于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受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
其故矣曉、故、好為危激震耀以驚長伐異而見謂
難能立鵠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下而出
于勝之故其曉、故、以自見者乃所以自敗而貽缺汙

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
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
意之不副亦所以賈禍仕之患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
理得譽蓋亦難矣謝君夢鄰為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
也而以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內自修勅絕
不為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險偏據羣山
之中虎豹之虞瘴癘之毒非有珍物奇產有他侈羨以
搖撼人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劾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
行尊其身以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劾于斯時乎君

蕭然卽舍無妻子之奉脫粟之飯芑藿之羹人不堪其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報罷束書丹褚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蹶然行如羈人窮旅見者不然其為宦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謁余曰某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足以變置白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為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求之幾幸一語之得先以為榮辱君既無求于彼而乃有意于予文豈以予言為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人苦思勤行坎坷淪躓窮于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于世

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世亦以其翫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類者遂以好其人而思得其言耶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願好愚翫孤特枯槁離羣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慎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于己者不苟同于俗得于內者無所待于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信也夫則予言又何能為君重哉

傳者謂其言也夫臣之言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臣嘗聞古之於臣也必使臣言其所以為國者也



